

韓國詩話全編校注

蔡美花 趙季

人民文學出版社

蔡美花 趙季 主編

韓國詩話全編校

馬金科 河紅聯 木



人民文學出版社

目錄

長貧居士胡撰(尹耆獻)	趙季校注	八四一
海東野言(許筠)	趙季校注	八五二
效顰雜記(高尚顏)	馬金科校注	九〇七
五山說林草藁(車天輅)	鄒志遠校注	九四八
於于野談(柳夢寅)	馬金科校注	一〇〇九
芝峰類說(李睟光)	鄒志遠、劉暢校注	一〇四一
芝峰雜著(李睟光)	劉暢校注	一三四九
山中獨言(申欽)	馬金科校注	一三五三
晴窗軟談(申欽)	馬金科校注	一三六四
睡隱詩話(姜沆)	馬金科校注	一四〇四
東溟詩說(鄭斗卿)	安海淑校注	一四〇六
霽湖詩話(梁慶遇)	馬金科校注	一四〇九
鶴山樵談(許筠)	河紅聯校注	一四三四

惺叟詩話(許筠)		李雪花校注	一四七三
涪溪紀聞(金時讓)		鄒志遠校注	一五〇四
學詩準的(李植)		馬金科校注	一五四二
谿谷漫筆(張維)		馬金科校注	一五四六

長貧居士胡撰

尹耆獻撰

趙季校注

一卷。尹耆獻（一五四八—？），字元翁，號長貧子。本書雜論韓國詩人及詩歌。據《大東野乘》本校注。刪去無關詩人詩話者六則。

曹適庵仲有《百年錄》，始自正統甲子，終於嘉靖丁亥。其間所錄，多有可觀。但書其梗概，不詳顛末，是可恨也。且寒暄、靜庵之事皆不錄，未可知也。

（此處刪去二則）

栗谷先生在幼時，夢謁上帝，賜金子「二」一障。開視之：『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皆以爲異祥。至先生易簣後，識者始知其不祥也。龍歸麝過，皆是奄忽之兆。雲濕草香，指遺澤高名之獨留也。大賢之生，天已前定，可歎也已。

〔二〕子，似當作「字」。

丙寅秋，先君守憂金陵。於時韓同知述、沈參議友勝、韓善山懷、尹上舍祐，以士子受學韓歛谷，亦以能書來之。嘗夜坐語戊申獄事，說尹長源、深源事甚詳。深源乃長源弟諱浚之字也。其墳在窓外不遠麓。是夜月色甚明，木葉盡脫，孤墳獨在衰草間。先君拭淚指之曰：「彼是深源叔之宅也。」俄有彈舌聲出於其墳，一座聞之竦然。未知泉下朽骨，抑有未死者存耶？

忠州望京樓在慶迎樓西，尹長源有詩：「遠客思歸切，登樓北望京。還同江上雁，秋盡更南征。」世傳源以內翰過此，客謂「京征」韻艱，決難善和。源方泥醉，操筆立成。座中皆嘆服。慶迎題詠多古作，而皆不及此云。

陰城東軒尹長源詩：「碧落收寒雨，青山淡返暉。野橋人欲斷，官路樹相圍。爲客時將晚，還家夢屢飛。夜深成獨坐，風露濕秋衣。」許美叔每稱「有青蓮習氣」。長源贈許草堂詩「故國流江水，寒城有夜烏」之句，荷谷不勝嘆服，曰「非長源不能下」有「字」云。

花石亭，康平公李明晨之故居，在臨津上數里。長江遠山，明媚可愛。多植奇花，以爲遊賞之所。歲久頽廢，其孫李宜碩新之。徐居正作詩於初，李叔城記之後，名曰「花石」，李宜茂賦而且序，金佔畢亦有詩：「李侯眞箇子孫賢，堂構如今不墜先。某水某丘悲少尹，一花一石勝平泉。玄洲風雨來西海，赤縣峯巒落半天。欲識康平貽厥遠，滿村烟月是青氈。」其後栗谷先生亦以後昆改構其基，常爲退

休之舍，諸作未遑上板。余以門生，侍几杖於斯亭者日久。前臨大江，傍有石壁，地勢斗絕，眺望通豁。漢之三角，松之五冠，微露一髮於杳靄間。惜哉先生早世，亭亦賊火，至今荒墟蕪沒。追悼曩跡，不得不於悵也。

裳山，在茂朱治南十五里，一名裳城。四面層巖壁立，峻削如人之裳，裳山之名以此也。昔人因險設城，僅通二路。其中平坦，川水四出，真天作之險也。丹兵倭寇之亂，傍近數十郡民，皆據此得全。高麗崔瑩請建山城設倉庫，以備不虞。我世宗朝，體察使崔潤德至此，適因雲霧晦暝，不能周審，事遂寢。

松江公嘗以御史巡北關，還程不由鐵嶺。微服從合浦登侍中臺，抵通川，又上叢石亭。自稱鄭上舍，與主倅痛飲。翌日謂寢兒曰：『十年後當按節來也。』兒曰：『按節雖貴顯，不如察訪之得易而來速也。』後十一年，果以方伯巡到。兒尚無恙，公以一絕書贈：『二十年前約，監司察訪問。吾言雖或中，俱是鬢毛斑。』至今爲關東美談。峒陽李丈義健^(二)，與公同宿花川縣。仰見壁間題詠，心頗不滿。公曰：『奉命之人，不得不爾。否者奈解由何？』一座大笑。與余同遊金剛，作一詩以贈：『花川館裡逃觴夜，楓岳山中對月時。勝事世間難再遇，瀟湘一葉竟何之。』時先君在淮陽。公與先君飲，先君作長短詩，公和之『太守聲名長短句，使華風味淺深盃』，其豪宕如此。巡到望洋亭，有石立海中，水拍之，崩騰奇壯。公有詩曰『剗却玉山飛片片，折來銀柱落層層』，每以此善形誇之。後按節咸鏡，崔孤竹

病臥鏡城，馳書於公，請借駟騎而歸。馬未至，竹已死矣。公作詩挽之：『一馬入雲中，春風何處嘶。將軍臥細柳，不復上雲梯。』雲梯，關外地名也。前此退陶先生辭退還山，一時搢紳之士皆祖於江上。公以直學追別，先生已遠矣。公作詩曰：『追至廣陵上，仙舟已杳冥。春風滿江思，斜日獨登亭。』庚寅間以左相安置於江界。一日金吾郎馳入府，府人皆洶懼。公從容沐浴，端坐待命。戲謂咸人柳娥曰：『鄭令公危理危理。』蓋『危急』之方言，而方在圍籬故言也。公嘗作詩云：『居世不知世，戴天難見天。多情唯白髮，隨我又經年。』公之器量雖輕清不深，操守則在中，不以死生爲動。詩亦清新俊邁，有出塵標格者如此。

〔一〕李義健（一五三—一六二），字宜中，號峒隱。籍貫全州。司馬試合格。詩名甚高，書法出眾。著有《峒隱集》。

宣廟嘗御經筵，謂諸宰曰：『黃判書在憂已久，幾時終制乎？』松江公以承旨亦入侍，對曰：『黃乃臣之再從兄，不過尋常底宰相也。急於可用而問之，則學問道德之士退於田里，隱於山林者不無其人矣。』李斯文長榮公之守咸陽也，盧公積方按節。李公後白以判書受由，亦來會於郡。有一民訴於方伯曰：『貧民無種苗田，請借居隣某，某不與。不與則民將無食而死，願速某於郡獄。俾遂民願。』盧曰：『彼以其田不肯與汝。彼雖不睦，官何奪給乎？』判書曰：『官不治惡，貧者何賴？』狀告亦置，將誰赴訴？兩公爭不得。盧曰：『主倅老吏，宜付於此倅。』欲治有田者，盧爲駭。倅曰：『先聖有訓，不敢更異。』盧怪問。倅曰：『「毋以與隣里鄉黨」，非孔子之言乎？』毋與苗音相近也。一座嘆

服。丁亥秋，余在松江第，李斯文方魁重試，亦來見松江。酒半言之，松江亦擊節。

朴公仁叟，平陽人，世宗朝及第，以六臣之首死之。子之婦獨不死，方有身。光廟曰：『生子則並殺之。』朴之婢一人亦有身，言於婦曰：『主生女則幸甚矣。雖或俱生男，當以婢之生者代其死也。』及產，主男而婢女。婢易而子，即今同知朴忠後，乃其後也，居大丘府。

僧善純，成公三問之姓族孫也。出家爲僧，居天護山。礪城宋斯文寅有贈詩云：『我懷當年成謹甫，節義文章世欽仰。師其族孫異凡氓，識字持律尤堪賞。維連之縣天護山，先祖於焉留壽藏。傍邊小刹號清庵，居僧百指推師長。山中松檟幾春秋，爾輩慇懃常護養。我念其勞未容已，昌寧家世尤難忘。師今乞句要自珍，收拾荒毫答來望。相逢一笑會有時，但願前頭爲無恙。』

金慕齋、思齋兄弟爲群小所斥，永居田里。常往來留宿，或浹月。臨別，慕齋謂思齋曰：『吾已年老，子亦多病，何能久於世？相逢而喜，相別而戚，盍亦同居以終餘年乎？』思齋曰：『吾意異於是。兄弟同居固是樂事，但兩家婢僕不無間言。婦人性偏，易惑難解。如或反目，後悔何及？不如各居之爲愈也。久別則思，相逢則樂。友愛之情，日益爲篤也。』聞者或以思齋言爲有理云。

魯山墓在寧越郡北五里。中宗十二年，遣承旨致祭，置守護人。宣廟庚辰秋，松江公按節關東，上

疏請修塋域，立石刻表，以三戶守之。役畢之日，與董役守宰同一席。公曰：『今此之舉，人其謂何？』皆曰：『相公建此議，聖上從此議。上下盡美，千載一時矣。』伊川倅柳訥之獨無語。公問故，柳曰：『魯山在冥府穿袞龍袍，頂平天冠，如六臣輩忠臣義士，或以宗宰，或以摠管，或以銀臺玉堂列侍左右，高拱寶座。何乃立石刻表，強稱爲魯山墓乎？』滿座默然。

（此處刪去四則）

文定垂簾時，蘇齋爲群小所陷，謫珍島，困頓備極。洪仁祿爲倅，待之甚薄。宣廟初，蘇齋蒙恩放還，歷敷清華。時議攻仁祿，累年守窓。蘇老盡力救解，乃除豐川府使。仁祿每感歎。蘇齋在謫所有詩曰：『天地之東國以南，沃州城下數間庵。有難赦罪難醫病，爲不忠臣不孝男。客日三千六百辛，生年乙亥丙辰慚。汝盧守慎如無死，報得公私底事堪。』還朝之後，柳眉巖希春公辭世，公有挽：『少日丁嘉會，汙泥近碧潭。論文眞益友，觀志亦奇男。在己饒魂夢，斜庚杳北南。節持殘息假，環賜誤恩覃。側玉心常赤，前糠面發慚。公身勇屏退，聖意引陞參。正起同朝喜，還爲二豎戡。官馳休助麥，交襍勝辭驂。殄瘁詩人詠，編箋學士談。天將不遺一，壽卽較加三。旅旄沾秦雨，家山隱楚嵐。只應泉路闊，何必淚長含。』

余嘗謁辛白麓。白麓謂余曰：『余嘗奉命嶺南。乘晚登樓，欲次前人詩韵。負手彷徨，仰視壁上

有板，字小塵栖。審視之，乃姜公渾之作也。一聯云「紫燕高飛風拂柳，青蛙亂叫雨潯山」。於時乳燕入樓，群蛙鳴池，溪風山雨，正如是之所道。始覺其文章之妙，能描得景致，遂即闕筆也。」仍詠歎不已。又謂余曰：「公家亦有此等警句，公未之知耶？」江祠樹老留殘照，野驛樓空集亂禽，此乃公之家尊詩也。吾未知何作爲勝。」今其全篇遺失未見，痛哉！

余之聘祖青城尉沈安義，自號椿臺。平生愛書畫，有一帖，名無何覽，多有上古名迹崔致遠、金生手迹。其中其他樓謹、成任、金宗直、崔興孝、申叔舟、徐居正等書，不可盡記。金生書畫於咨紙，年久色化。而崔筆則綃色如新，或疑妙手所摹也。余取全書寶藏之。壬午癸未間，在栗谷先生門下語及之。先生求見歲餘，先生之弟李君季獻見而酷愛之，仍借去不還，至今在其家。

文定垂簾，陳復昌與李芑締結，方有左腹之寵，特賜藍段帖裏，又賜御書大字。昌深感之，遂開大宴於家，以其四字爲障子垂之堂。一時文人名類皆會其席。醉夫尹公長源方爲修撰，以人直辭不赴。昌以其腹心代直，而強致之。醉夫卽以大觥連倒數四，佯若不省，卽嘔於復昌之衣。昌以手拂拭曰：「孰謂長源公巨量乎？不然今日酒病矣。」然深銜之。一人言於醉夫曰：「公何吐酒於陳令公衣乎？令公略不動容，以手拭之。令公之重公至矣，公何不往謝乎？」醉夫曰：「奸人之酒，豈可留置吾腹中乎？且其受賜衣，不合於奸人身上，故吐之。」昌聞之切齒，欲殺之。一日醉夫往綾原家，其弟深源公與先君同往梵窟寺。過梨峴洞口，適見醉夫蒼頭持鞍馬去。深源問之，蒼頭曰：「進賜往綾原宮飲酒

池上矣。」深源欲與先君共往之。先君曰：「駙馬家非儒生所往，且我既辭於家親，今日不可淹留也。」深源曰：「第先出東城外待之，我即辭兄而追及也。」仍達夜痛飲。後數日，昌爲大諫，往見綾原曰：「某日尹某兄弟來此痛飲，然乎？」曰：「然。」昌曰：「厥日尹等多發觸上語，有之乎？」綾原曰：「有死無他。」昌怒起曰：「公以禁讐至親，黨友諱惡，當坐不告律而同死矣。」直馳詣闕告變曰：「某日修撰尹潔與其弟浚同飲具思顏家。言於思顏曰：『吾友安名世孝友出性，且臨事直書，死於非罪。吾常思之，未嘗不流涕也。』浚亦曰：『尹元衡媚事女主，至殺其兄元老。他又何說乎？』臣今日始聞其語，敢來啓。人有在座聞之者，請並拿問。」即日爲三省坐。醉夫適出湖堂，與僚友說韻，連失其字，所作亦與前詩不同，飲數盃便大醉。同僚戲之曰：「公亦今日酒病矣。」未幾，金吾郎至，拿去至闕下。在座聞之云者亦拿至，醉夫顧謂曰：「吾之生死在君口，勿諱且勿誣。」至問以參聽對，蓋陳之鷹犬，而惡醉夫者也。昌陰嗾推官，必先訊尹浚。蓋浚平生喜酒，性且恇怯，欲取其誣服計也。昌又使獄卒強勸美酒，亦令執杖者猛下五六度。附耳潛語曰：「修撰已承服，照律杖配。公何獨忍此死耶？」果誣服，即夜行刑。醉夫連受二次，翌日又加一次，肉無完者。而一招之外，閉口不語，但裂其衣幅而疏之，特減死流穩城。一時親舊無一人出頭，先祖慵齋公獨佩酒出郊。醉夫初出獄，與人語曰：「天日孔昭，吾豈死於非辜耶？」復昌聞之益怒，又請更鞠。醉夫絕不飲食，至受八次而死。深源之載車而出也，其妻哭於路。作數人索其價，深源顧謂妻曰：「雖給之不得死乎？」作作怒殺之，極其慘。妻脫衣與之，然後乃斬之。醉夫平生所作盈一箱，每出湖堂常隨之。堂吏愛其皮箱，仍竊不出，以故其詩不傳於世。惜哉！深源亦長於詩，嘗作《天柱峯翫月》詩，末句云「壺傾月落下山來，風雨人間閉萬戶」。

又作《冥鴻》詩，亦末句云「何不買舟歸江東」，一時稱道。時先君年七十，亦於《冥鴻》詩有「薊門沙草春萋迷，楚江烟月秋朦朧。南征不是爲稻粱，北舉何必含蘆叢」，考官韓士達公嘉嘆之。先君嘗誦醉夫詩數百篇，書之一卷子，予得而珍藏之。壬辰春，漢陰李相公借覽，因失於兵火。至寶之不傳於世，似有天數存於其間。惜哉！

醉夫之方受杖也，諸推官畏陳復昌，皆厲聲考察。立岩閔貳相獨蹙額而面之曰：「玉已碎矣。」昌聞之，論劾奪職，因削勳祿。醉夫嘗夢作一詩，只記一句「海日孤舟千里暮，水雲長筵數聲秋」，未十日禍作。人以謂遠竄之兆，竟殞於杖。痛哉！

醉夫《謝山人寄鞋》詩：「故人遙寄一雙來，知我庭中有綠苔。仍憶去年秋寺暮，滿山紅葉踏穿回。」《謝從兄惠石假山》：「愛山猶未住山間，楓岳頭流夢往還。從此無心凌絕頂，案頭長對碧孱顏。」《題忠州樓軒》：「中原古名勝，物色訥齋餘。有客登樓處，高秋落木初。江聲和雨重，山氣入簾虛。四顧非鄉國，長吟意未舒。」又「水回山擁古名州，碧瓦朱欄照上流。佳節忽來還作客，宿醒猶在更登樓。郊原霽色人家晚，江浦寒聲雁陣秋。鬢髮易凋歸計緩，遠遊何日免清愁。」

朴先生光祐與鄭公希登俱庭鞠受刑，幾於死。比曉僅甦，問於鄭曰：「昨日大妃在上，不欲出聲。而不忍其痛，不覺出於口。公獨何人，了無一聲乎？」鄭曰：「落膝之杖，豈不爲痛？第梓宮在近，竊

恐惡聲之及於此耳。』先生嘆曰：『意未及此，不及公遠矣。』獄卒聞之者泣下。皆殞於杖，痛矣哉！

吾伯祖尹牙山公以差員入郵舍，郭公珣方被拿亦至，舉止從容，寒暄如平生，仍借佩刀於公，府吏慮有他變止之。郭笑曰：『吾豈自裁者耶？當從容就死矣。吾所以借之者，欲翦手足爪耳。吾死之後，誰復有翦之者？』翦畢，索紙以包，付之老奴曰：『觀其左右字，而用於棺。』即以水洗其刀，笑而還之曰：『已爲凶器，似不可用也。』起揖作別曰：『好在。』及至鞠庭，一供之外，閉口不言。獄卒問故，郭曰：『吾雖百言，其得生乎？』遂死於獄。

康斯文惟善公誣於己酉獄，以公爲作檄文，鞠於庭。公曰：『請見其檄而供之。』公一覽而卷之曰：『此作非吾手段，諸公亦必知之矣。惟善雖無狀，君臣二字固已學之矣。』瞋目閉口，至死不言，終斃於杖。聞者皆酸鼻。

圭庵宋先生自幼時誠孝篤至，平生勤於學問，手不釋卷，至於莫雁之夕，亦明燈讀書。人以『書淫』目之。居親喪，泣血三年，衣袖盡爲之腐。有白燕巢於廬上亦三年，人以謂孝感。一日謂老奴曰：『汝擇雌雞之臍者而烹之。』人哭几筵，仍就奴舍而食之。奴謂其妻曰：『無病而食雞，非狂而何？』不數日，病大作，半歲幾不起。喪畢之後，日詣伯兄家，展謁先祠，雖雨雪不廢。與李芑爲再從，而同居一里。芑家在先生家上，往返每歷訪，先生一不答。蓋醜之也。李以此憾之，欲中傷，未得其會，只罷

其官，歸清州先墓傍寓之。會鄭彥慈以壁書變告芑曰：『宋某久爲大司成，養士子浮薄之習，致有今日之變。不殺此人，無以杜後弊。請並置重典。』仍賜死。命至之日，適先生初度前一日也。先生常謂遠謫之命，不朝卽夕，將於此日會親屬作別。於時梨花盛開，月色微明。先生炒牛胃，進酒於伯嫂前曰：『今夕亦可少酌矣。』仍就枕，鼾息聞於外。須臾門外有聲，隱隱如微雷響。其婢文林謂其女伴曰：『令監明日欲起舞，令我作足巾。雷聲殷殷，雨徵且有之。計不諧矣。』乃軍馬馳圍聲也。俄有扣門者，叫之甚高。視之，金吾郎來矣。侍妾顛倒告之，先生曰：『不有死命，急遽其如是乎？』卽起攬衣而出。侍妾在後，挽其帶而哭之。先生解帶而出曰：『卽取此帶來，君命不可少緩。』跪請都事曰：『願聞教旨而死。』卽示之。先生曰：『釀成浮薄之習，此亦非所知也。至如親密鳳城之語，請罪者誤矣。臣曾於闕門外，遠聞辟除聲，避人工曹門，一度望見而已。』又請沐浴，翦爪更衣，跪作一書，遺其幼子：『慎勿讀書。』旋即改書曰：『書不可不讀，但勿赴舉。』卽奉藥北向再拜曰：『臣罪萬死，猶使自處。聖恩罔極。』又首先塋，再拜而告曰：『事君無狀，致有今日。將何面目拜於泉下乎？』兩手仰藥，舉止如常。府卒使家人進一絁巾，竟以馬繩縊之，目不瞑而死。是夜無雲而雷，盲風大作。哲人之冤，天亦隱之。痛哉！先生乃我外舅之從兄也，外舅常流涕言之。

海東野言 許筠撰

趙季校注

三卷。許筠撰。筠（一五五一—一五八八），字美叔，號荷谷。籍貫陽川。許睜子。今傳《荷谷集》。編著有《儀禮刪注》、《北邊記事》、《讀易管見》、《伊山刪注》、《海東野言》等。此書雜採多種詩話筆記，記載自朝鮮太祖至中宗時歷史掌故，其中許多與朝鮮詩人有關。今略去其無關詩人詩話者。本書據《大東野乘》本校注。

一

太祖

唐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戊申，摠三千七百八十五年。檀君元年戊辰至我太祖元年壬申，亦三千七百八十五年。吾東方歷年之數大概與中國相同。帝堯作而檀君興，周武立而箕子封。漢定天下，衛滿來平壤。宋太祖將興，而高麗太祖已起。我太祖開國，亦與太祖高皇帝同時。出徐居正《筆苑雜記》

(此處刪去一則)

太祖開國，以趙宰臣胖生長中原，爲奏聞使而遣之。高皇帝引見詬責，胖對曰：「歷代創業之主，類皆順天革命，非獨我國也。」微指大明之事，語用漢人之語。皇帝曰：「汝何知中國之語？」胖曰：「臣生長中原，曾見陛下於脫脫軍中。」皇帝問當時之事，胖一一言之。皇帝下榻執手曰：「脫脫若在，朕不至此。卿實朕之交友。」乃以客禮待之。書「朝鮮」二字而送之。出成俔《慵齋叢話》

凡帝王文章氣象，必有大異於人者。宋太祖微時醉臥田間，覺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太祖潛邸詩：「引手攀蘿上碧峰，一庵高臥白雲中。若將眼界爲吾土，楚越江南豈不容。」其弘量大度不可以言語形容。出徐居正《東人詩話》

太祖朝，以鄭道傳爲東北面都宣撫使，李之蘭、李原京爲副使，遣中樞府使辛克恭爲東北面都宣慰使。賜道傳書曰：「相別日久，思想殊深。欲遣辛中樞往問行役，崔兢適來，備知動止，稍自慰解。茲將襦衣一領，以備風露，領納爲幸。李參贊、李節制使處，俱寄襦衣各一領，幸說與眷戀之意。餘在辛中樞。春寒若時自保，以旣邊功。不具。松軒居士。」伏讀此書，可見聖主慰撫之誠，爲臣下者安得不感恩乎？出魚叔權《稗官雜記》